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中
华
文
史
故
事
文
库

元曲故事集

元曲故事集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华文史故事文库 第1辑/张巨才主编;张黎阳,王一林编著.-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2000.1

ISBN 7-5059-3554-2

I. 中… II. ①张…②张…③王… III. 故事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1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1999)第72359号

书 名	中华文史故事文库(第一辑)
主 编	张巨才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
地 址	农展馆南里10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薛燕平
责任印制	胡元义
印 刷	北京市蓝华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575千字
印 张	42.5
插 页	8页
版 次	2000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印 数	1-3000册
书 号	ISBN 7-5059-3554-2/I·2716
全套定价	60.00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

西 厢 记

唐朝德宗年间，洛阳有个书生，姓张，名珙，字君瑞。他的父亲原来是礼部尚书，五十多岁就去世了。紧接着，张生的母亲也病故了。当时张生还年轻，功名未就，婚姻无成，家中也只有他一人，无人拘管，所以他乐得四方游学，各处为家。德宗贞元十七年，朝廷召试各地读书人，以选拔人才。张珙和其他书生一样，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也准备去京应试。从洛阳到京城，要经过河中府，在河中府附近的蒲州有个他的老朋友杜确。杜确是他的同乡，从小又是同学，与他有八拜之交。杜确后来弃文从武，考取了武状元，现任征西大元帅，统领十万大军，镇守蒲关。他想，何不乘此次上京之机，顺路看看他的朋友。行了一日，他来到了河中府，天色已晚，他只好在城中找了一家客店住了下来。

这河中府是个形势极为险要的地方，它地处黄河九曲之处，控制了秦、晋、幽、燕四地的交通、经济。张珙心想，既然到了此地，为何不到处走走，也不枉此次上京一趟，所以他就向店小二打听，附近可有什么名胜古迹，可以游览、散心。店



小二告诉他，这里有一座普救寺，是武则天皇后的香火院，寺内宝塔耸立，殿宇宏敞，极为壮观，无论是南来北往的旅客，还是三教九流的人，到了这里，没有一个不去普救寺游览的。

第二天，张生就去了普救寺。到了山门，他看见门口有个和尚正在招呼香客，张生也就上前见礼道：“小生从洛阳来到贵地，听到宝寺幽雅清静，特来瞻仰佛像，拜见长老，不知长老在吗？”那和尚看张生是个秀才模样的人，也就小心赔礼，客气地回答说：“俺师父不在寺中，贫僧叫法聪，请先生来方丈中用茶。”张生听说长老不在，也不想吃茶，只叫法聪取了钥匙，开了佛殿、钟楼、塔院、罗汉堂、香积厨等处所的门户，让他随处游玩，尽心游览。

正当他要离开佛殿时，突然看见两个女子在那儿随喜，好像一个是小姐，一个是婢女。张生见过的女子成千上万，尤其在洛阳那么大的地方，可他从来没有见过眼前这样漂亮的女子，他的眼睛不由自主地紧紧盯着她们；两只脚再也挪动不了半步，直看得眼花缭乱，魂不守舍。特别是那位小姐，更使他慌乱。她长得柳腰娇软，袅袅婷婷；那娇滴滴的声音，犹如莺声呖呖，更是动人。这时，那个婢女发现他那贪婪的眼光盯住自己的小姐，连忙提醒主人有人在偷瞧，要她快快离开。不过，那小姐好



像并不十分恼火，随着婢女离开佛殿时，偏偏又回头看了一眼张生。

直到她们离开佛殿好长一段时间，张生才清醒过来，还傻呆呆地对法聪说：“和尚，刚才观音现世哩！”

“不要乱说，这是河中府崔相国的千金，你小心惹出事来！”

张生正想寻根问底，连忙追问和尚，相国的千金为何到寺院中来了。和尚法聪被他追问得无可奈何，只得一五一十地细细告诉他。原来这个寺院虽是武则天娘娘盖造的香火院，但后来倒塌了，是崔相国重修的，连这里的住持法本长老也是崔相国剃度出家的。崔相国病故，留下一个女儿莺莺，一个儿子欢郎，欢郎年岁尚小，莺莺已经十九岁了。他们家中，除了婢女红娘一人外，再也没有其它亲人。郑老夫人没有办法，带着他们三人扶着棺木，准备回博陵老家安葬。没料到旅途不顺利，他们只得将棺木借寄在普救寺中。老夫人已写信给莺莺的未婚夫郑尚书的儿子郑恒，要他前来相助扶棺。这样主婢四人，在西厢下住了多日了。老夫人怕莺莺闷出病来，经常吩咐红娘，只要佛殿上没有人，就陪小姐出来散散心。

张生听了这一番话后，贪恋莺莺，再也不想上京城去应试了。他对法聪说，敢烦和尚告诉长老，



小生想借僧房半间，在此温习经史书，房金照例拜纳，明天就要过来。

次日清晨，张生梳洗一番，穿戴得整整齐齐，离开了客店，前去普救寺。他见了长老法本，两人寒暄了一番。张生奉上白银一两，声言客店嘈杂，无法安下心来温习经史，想在西厢附近借一室，一则环境清静正适读书，二则出入方便。当下法本满口应允了。

正在他们闲聊时，红娘奉了老夫人的指令，前来询问长老：何时替老主人做佛事，是否一切都安排妥当。张珙一见了红娘，就不想离开了。他只是在一旁贪婪地看那红娘，见她无论是从那个方面看，不管是举止，还是谈吐都十分得当，又长得十分俊俏，特别是那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尤其招人，偶尔还向自己看上两眼，看得张生耳红腮热，六神无主。正当他在发呆时，忽然听红娘说，要与长老一起到佛殿看看佛事的各项安排，张生连忙上前请求一起走走，因为他是客，法本长老也只好允许。

他们在佛殿中边走边看，法本对红娘说：“这斋供道场都已安排停当，你回去就请小姐和夫人到十五日就来烧香。”张生听说小姐也要来烧香，灵机一动，掩面痛苦，这倒把法本长老吓了一跳，刚才还好好的，怎么突然痛苦起来了呢？他干嚎了几声后，就对长老说，小姐是一个女孩子，尚有如此



孝敬之心，何况自己是个男孩。自己父母下世以后，从来不曾烧过一陌纸钱，与小姐相比，想来自己真是惭愧！他希望法本长老大开慈悲之怀，允许他备五千钱，在小姐做的佛事上带一份斋，追荐一下自己的父母。长老听他说得悲切动情，就答应了他的请求，并吩咐法聪去办理香烛。佛殿看完之后，法本、红娘、张生又一起回到了方丈中歇息。

张生刚进方丈，就急忙找了个“去厕所”的借口出来了。其实，他是想早先一步出来，好在红娘去西厢的路上截住她。红娘也因为急于向老夫人回报有关佛事的事，匆忙辞别长老。张生守在红娘去西厢的必经之路上，看红娘走来，立刻上前作了一个揖：“小娘子拜揖！”红娘也只好忙答过礼。

“小娘子怕是莺莺小姐的侍女吧？”

“我便是，哪敢劳先生下问。”

“小生姓张，名珙，字君瑞，本籍洛阳人，今年二十又三岁，正月十七日生，并不曾娶妻……”

红娘看他那傻乎乎的样子，又好气又好笑，冲他就说：“谁问了你这些的！”张生并不生气，还急于探听：“敢问小姐经常出来吗？”

“先生！”红娘有些生气了，“俺家夫人治家严肃，内外有别，先生是读书之人，应知道哪些话是该问的，哪些话是不该问的！从今后不可胡言！”她也不等张生答话，就回身去西厢了。



张生听了这些话，心下猛地凉了半截。站在当地呆呆地发愣，一会想着自己和莺莺是才子佳人，一会又怪罪老夫人为何如此严厉而无情，一会又怨恨莺莺在临别时不该看那一眼。想来想去，心头越来越乱，只好无精打采地回西厢去了。

红娘回去向夫人说了佛事的事后，又轻轻地拽了小姐一把，小姐也明白她的意思，于是两人一先一后回到闺房。红娘悄悄地说：“小姐你不知道，我说一件可笑的事给你听！”说到这里，红娘先就忍不住笑个不停，莺莺见她似疯似傻的，一再问她有啥好笑。她才慢慢告诉莺莺说，她们前天在佛殿上撞见的那个书生，今天等着自己，一见面就说：“小生姓张，名珙，字君瑞，本籍洛阳人，今年二十又三岁，正月十七日生，并不曾娶妻；她还问姐姐是否经常出来，被我好好抢白了他一顿。”说完，她又打趣莺莺说：“姐姐，我不知道他想些什么哩？世上居然也有这样的呆子！”莺莺是何等的聪明，听红娘说了这一番话，心里就已明白了张生的意思了。连忙吩咐，不要再提起这件事，也不要夫人知道，说完，又吩咐红娘赶快去准备香烛，陪她到花园去烧夜香。

张生早就从和尚处打听到莺莺和红娘每晚都要到花园来烧夜香。今夜月色如镜，他早已悄悄地溜进了花园，躲在太湖石后，准备小姐出来后，好饱



饱地看上几眼。

夜深了，花园里静悄悄地，遍地都泻满了银光，衬得那树木格外幽深。只听见园中一扇小门“呀”地响了一声，伴随着那和风吹拂过来一阵幽香，接着是轻轻的脚步声，果然是红娘扶着莺莺来烧香了。

前日在佛殿之中，他们只打了一个照面。今夜张生仔细地在暗处打量，莺莺小姐真是如同广寒宫中飞出的仙女，皎洁异常。又听见莺莺一面烧香，一面祷告：“此一炷香，愿先父早升天界！第二炷香，愿老母身体安康！第三炷香，这炷香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好一阵子听不到声音，忽又听到红娘说：“姐姐，这炷香我来替你祷告，愿姐姐早日寻个称心如意的姐夫！”红娘说后，也不听见莺莺说话，只听见她低低地叹息了几声。张生不禁想到，我虽然没有司马相如那样的文才，莺莺小姐倒好像有卓文君的心思，为何不吟诗一首，看看她有何反应，口中就念道：“月色溶溶夜，燕阳寂寂春；为何临皓魄，不见月中人？”

莺莺有些诧异，对红娘说：“好像有人在墙脚那里吟诗？”红娘也听到了。“这声音就是那个二十岁还未娶妻的呆子。”莺莺不再答话却依韵和了一首诗，低低念道：“兰闺久寂寞，无事度芳春；料得行吟者，应怜长叹人。”



张生早已听到，极口赞道：“和得好快！”他这才知道，小姐不仅相貌过人，而且文才亦十分了得。他想诗中的意思已十分明白，何不趁此之机撞出去，看她到底如何对待自己？于是他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着，就向红娘们烧香的地方走去。

脚步声早已惊动了莺莺她们，莺莺回头一看，正准备迎上前去；可红娘早已受老夫人的严命，不准外人撞见小姐，连声说：“姐姐，咱回家去，老夫人要怪罪哩！”

她这一声不要紧，却惊散了两个人。莺莺虽不乐意，也不得不回屋去；张生先是满脸的喜悦之情，此时惊得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一时间人去园空，悄无人声。他顿时感到无限凄凉，自言自语地叹息着：“小姐啊，你倒走了，叫我怎么过？”垂头丧气地踱回禅房，对着一盏孤灯，听着窗外的风声，真是难以忍受，怨又怨不能，恨又恨不成，坐也坐不安，睡也睡不宁。

二月十五日这天终于到来了。法本长老在老夫人和小姐烧香之前，要法聪去请张生，让他赶快来烧香。张生早已准备停当，正在巴望这一声“请”，他随着法聪上了佛殿，却又不見莺莺，心魂不定，不断向法聪打听。法本长老却催他赶快烧香，他只得拈了三炷香供在佛前，低低地祝告道：“只愿活着的人寿高，死了的人天上逍遥。——但愿红娘不



要放刁，老夫人不要作梗，狗呀不要乱叫。佛呀！你保佑咱早早与小姐幽期密约这一遭！”

他祝告完毕，并不走开，只在殿上磨蹭，法聪看见老夫人和莺莺已跨进殿门，悄悄打趣张生说：“神仙下降了，被你诚心感动了。”张生顿时精神倍增。

老夫人忽然见到殿上有年轻秀才，很不高兴。法本长老抢先说明：“夫人！老僧有个亲戚，是个饱学的秀才，父母双亡，托老僧带一份斋，追荐父母，老僧不便拒绝，望老夫人不要见责！”老夫人见事已如此，只好应允；还说长老的亲戚也是咱的亲戚，请秀才前来相见。

在老夫人与长老说话时，那些僧徒见了莺莺、红娘两个，个个如丢魂似的，不管是大和尚还是小和尚，人人看莺莺，看得他们七颠八倒，敲磬的敲了别人的头，添香的烧了自己的手。忽然一阵风过，把灯吹灭，也无僧徒管顾，长老高声呼道：“灯熄了！”这时张生倒机灵起来，连忙答道：“小生去点灯烧香。”

这一切莺莺都看在眼里，悄悄对红娘说：“这个秀才长得眉清目秀，很是风流，那晚他吟得诗，显得很有才气。你看，他在此忙来忙去，是做给我们看的哩！”

张生虽然此时忙来忙去，却也禁不住偷偷地向



莺莺看上几眼，这一看不要紧，却发现莺莺也在注意自己，登时他越发灵巧，且越发精神倍增。

夜已近三更，长老宣布法事已全部结束，老夫人带着莺莺以及红娘走了。张生只怨恨，时间为何这样快，法事为何这样短。他没精打采，一路傻呆呆地回到了厢房，又独自烦闷起来了。

自此以后，莺莺也害起相思来了。正值暮春时节，雨打梨花，落红成阵，更增加了她的悲伤，渐渐人也消瘦了许多，精神也比以往差了；同张生一样，也是坐立不安，睡卧不宁，每天只是思恋着张生，昏昏沉沉的不想动弹。她不时埋怨红娘，像个影儿不离身地跟定自己，心头十分不快。红娘也发现，莺莺自见张生以后，心绪不宁，对她还反感，因而也想向小姐表白，不是自己从中阻拦、作梗，而是老夫人有严命，不得已而为之。

正当张生和莺莺两处相思之际，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。原来莺莺已在普救寺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了，她的美丽和才能已经传遍了整个河中府。附近河桥有一支兵驻守。他们的将领叫孙彪，字飞虎，这个孙飞虎，原不是一个正经的东西，见主将丁文雅经常胡作非为，也就起了仿效之心。一天，他带领手下五千兵丁围了普救寺，声称要讨取莺莺做自己的夫人。

法本长老听了小和尚的回报，赶忙告诉了老夫



人。老夫人惊得出了一身冷汗，又无计可施。正当此时又听见外面兵卒大声叫道：“寺里的秃驴们听着，限你们三日之内交出莺莺小姐来，与我家将军做夫人。否则三天之后，一把火烧了你们庙宇，让你们一群僧俗，都做刀下之鬼！”

此刻莺莺、红娘、欢郎都知道了，一个个都围着老夫人，巴巴地等她拿出个主意来。可是老夫人也只是搓着双手，毫无主意，叹息道：“老身年已过六十，哪里会想发生这类荒唐之事，这如何是好，这如何是好？”说着说着还留下了眼泪。莺莺眼见母亲年事已高，又为此事悲伤流泪，又想到弟弟欢郎还太小，红娘是个婢女，别无他人可以救助全家以及庙宇众僧；自己又是当事人，只得向老夫人说，只有按照贼兵的吩咐去做，才能救得一家生命，保住庙宇。老夫人呢，认定她们崔家世代代从无犯法之男，再婚之女，将莺莺给了贼将，有辱家门，坚决不答应。莺莺见母亲如此，沉吟了一会，又对老夫人说：“母亲，不要舍不得莺莺，你孩子还有一个主意，凡是能杀退贼军的，不管是什么样的人，就将莺莺许配给他，这不比贼兵抢去要好得多。”老夫人无可奈何，想来也只有如此办了，别无他法，只好采纳了莺莺的意见。立时法本长老将这个消息宣告了全寺僧俗。法本长老声音刚落，张生就鼓着掌走来，“我有退兵的办法，为何早不



问我？”长老忙对老夫人说：“他是前天带追荐的书生。”

老夫人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退贼兵，他却答非所问：“既然能退贼兵者，可以娶得小姐，那么先请小姐回房休息，免得吓了我的妻子，咱自有退兵之计。”夫人听说，看似他很有把握，就吩咐红娘扶莺莺去休息。莺莺悄悄捏着红娘的手，边走边说：“难得这个秀才一片好心，但愿他能退走贼兵。”张生等她们走开后，就请求长老出去向贼军说，夫人本待立刻将莺莺献为妻，只因莺莺父丧在身，只求将军宽限日三日；三日之后小姐守丧期结束，就脱了孝服，与将军成亲。如果将军等不及，把小姐惊吓而死，岂不是费力而不讨好吗？法本说了这番话后，倒也稳住了贼兵首领孙飞虎。这时候张生又拿出了另一个妙计，说他有个朋友叫杜确，是有名的白马将军，现在正统领十万大军镇守蒲关；蒲关离此地也只有四五十里地，自己只要写一封信，他必来救护，只是这送信之人现在还无着落，还请长老指点个人来。法本听了这番话后，庆幸地说：“假使白马将军肯来，那还怕什么孙飞虎。这送信之人嘛，俺有个徒弟倒是可以，他虽不念经，一味地吃酒厮打，不过他倒肯救人于危难，只要用言语激他，他定能将书信送到将军那里。”

张生依长老的办法，故意大声叫道：“有封信



要送给白马将军，请他前来相救寺里众生，只是这里谁能去送，谁又敢去送？”惠明果然自请前往，见他咕噜咕噜痛饮了一大壶酒，又束了束腰带，把信揣在了怀里，手捏两把利刃，一头冲了出去，贼兵没有准备，竟冷不防地让他冲出了众围。

白马将军杜确早就听说张生寄居在普救寺，曾经派人请他来见，只是没见张生踪影。今天忽然接惠明和尚的一封加急书信，急忙拆开看。信上说了思念之情，最后说到孙飞虎兵围普救寺，全寺僧众均不可保，自己也怕难免遇难，急盼友发兵救助。杜确看完书信，这才知道，故人遇难，就急忙吩咐惠明和尚回去报信，他点齐人马随后赶到。

老夫人和长老等人在寺中心急如焚，等了两天还不见救兵踪影。到了第三天中午时分，忽然小和尚进来报道，门外旌旗挥动，接着他们又听见门外一片呐喊声。张生这才开口：“大概是俺哥哥大兵到了！”果不然，张生话刚落，杜确就大步迈进了方丈。他一边走一边叫道：“张生，你在哪里？”张生迎上前去，相互拜见，等他们寒暄一阵后，老夫人才向白马将军表示谢意。

张生再三向杜确解释：前番只因自己患病，所以未能及时前来叩拜。这次老夫人说有能退兵者，将小姐嫁给他，今兄长前来解围，帮助小弟结成了婚姻，十分感激。杜确听说有这等婚姻，倒也十分



高兴，连忙向张生祝贺。老夫人对这桩事却不提起，只是吩咐从人安排酒席招待白马将军。杜确要拿残余贼兵，辞谢了酒席，临行时却向老夫人说：“张生今日退了贼兵，盼夫人言下有信，淑女与君子正相配。改日我来庆贺。”说罢拱手为礼就离开了。老夫人对张生说：“先生大恩，从不敢忘。从今日起，就请搬进内院安歇。明天略备酒点，叫红娘来请，你一定要来，别有商议。”

第二天，张生起得绝早，浑身上下洗得干干净净，连一顶乌纱帽也擦得亮晶的，坐在那儿专等红娘来请。好不容易才听到敲门声，他急忙开门，果然是红娘，未等红娘说出请字来，他倒连声说：“去去去！”兴奋得手舞足蹈。一会儿要红娘看他一眼，说自己没有镜子，不知穿戴是否整齐；一会儿又问莺莺是否讲信用；一会儿说自己正在客中，没有财礼；一会儿又问有没有别的客人。红娘掩口笑道：“你这个又穷又酸的秀才，真是烦人。小姐怎么没有信用？今天不请别人，单请你一个，凭你退贼兵的功劳，还不胜过花红财礼！”

张生听了心花怒放，自以为今天就能和莺莺完成大事，急忙跟定红娘去赴宴。

在酒宴上，老夫人先敬张生一杯，以表张生对她全家的解救之情。随后又吩咐红娘去请小姐前来。莺莺听说今天单请张生来赴宴，也怀着与张生



同样的心思，自以为从此以后就可解决两厢相思之情，所以急匆匆、乐滋滋地赶来赴宴。她哪里知道，老夫人一见莺莺，就叫道：“莺莺过来，给哥哥见礼！”张生听了一声“哥哥”，登时脑海里“轰”的一声。莺莺听到母亲口气不对，也知道母亲变卦，心里也是百般滋味。老夫人却不管这些，还向她唤道：“莺莺给哥哥敬酒！”莺莺无法，只得擎起酒杯，张生也变了脸色推辞说：“小生读书之人，酒量甚小，不堪饮酒！”莺莺趁此将酒杯掷给红娘。老夫人却叫莺莺再敬一次，张生又拒绝了。两人在这种情景之下，哪有心思饮酒，都在那里垂头叹息。老夫人也心里十分明白，吩咐红娘扶莺莺回房休息。莺莺忍耐不住，一路上唉声叹气，忿忿埋怨母亲言行不一，不讲信用，看到张生那万般委屈的样子，同情、不安、心疼一起涌上了心头。

红娘送莺莺回去后，又转回伺候。只听见张生向夫人质问道：“小生醉了，要冒犯夫人了。我有一句话敢问夫人，前次在众兵围困之下，夫人说能退贼兵者，将莺莺许配给他为妻。当时小生挺身而出，献计献策退了敌兵。今天召小生前来赴宴，自以为大事已成，不知夫人因什么要小姐以兄妹之礼来待我？”老夫人这时也被张生问得说不出所以然来，站在那里十分难受，只得强词夺理地说，莺莺已许配给郑恒，如今不好再嫁给你，只有重重谢你